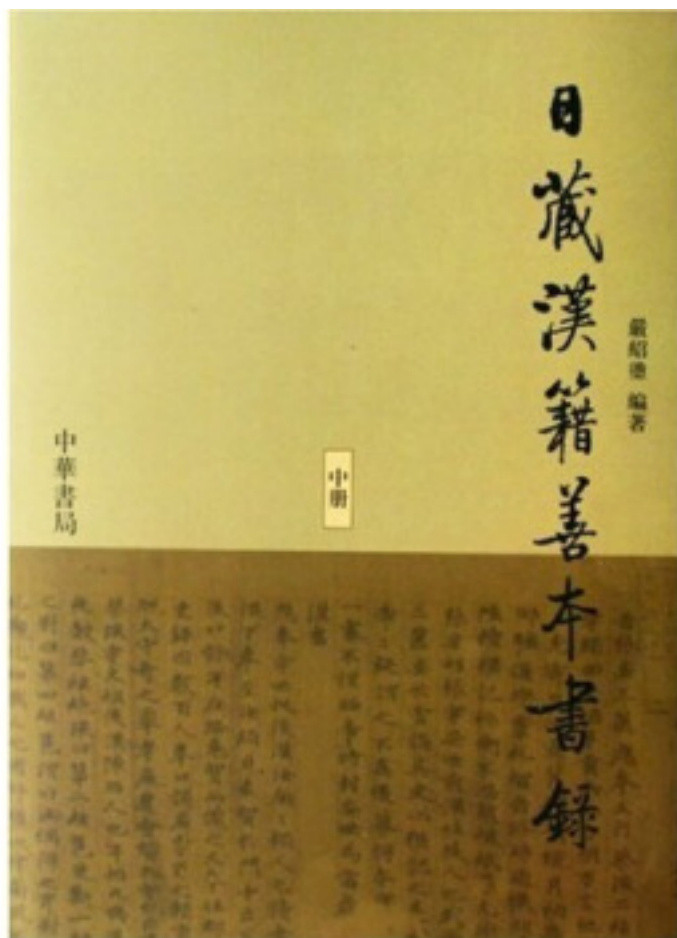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套装共3册）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套装共3册）_下载链接1](#)

著者:严绍璁 著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套装共3册）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此书是严先生多年走访日本各藏书处所采写的目录著作。
与之配套的还有严先生写得访书的经过，日藏汉籍追踪纪实，由上海书籍出版的。
暂时不一定使用到，买来收藏。

送给自己的光棍节礼物。显示可配货，我耐心等了六年，今天终于送到了。
算下来4.8折入手，还是很划算的。

此书是目前研究日藏汉籍方面最权威的著作，将来也很难超越。
虽然有人指出一些问题，但是，以个人之力，弄出这样一部巨书，填补了研究的空白，
肯定是功不可没的。特别是对于我这样的没有条件去外地外国查书的穷鸟丝来说，更是
十分实用。

严先生的日本汉学研究著作，多属精品。

本书详细记录了珍藏在日本的珍贵汉籍的情况，是研究传统文献的好的参考书~~~~

京东给力，我很喜欢，加油！京东给力，我很喜欢，加油！

功力很深，穷其半生的大作，有较好的参考价值，放一套有用的时候查查，跟价值相比，
不算太贵。

本次购物的整体感受：好！第二套。

不错的版本，珍稀的书

品相好，速度快，感谢京东

虽然很贵，但确实值得

说来大概应该算是工具书的，不太可能从头到尾读下来，只是一个工具书吧。虽然沈津先生对此颇有非议，但严绍璁先生利用在日本的机会把看到的善本古籍做出个目录来，对于我们这些穷屌丝，还是很有用的，对于此，我还是很感谢严先生的。

正版精装好

正版好书。

资料丰富，实用工具书。但是体例编排不大清晰。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套装共3册）

此书对研究版本目录学很有价值。

這書只能做一種參考，著錄不可盡信。

著录失误在所难免，总是提供了很多线索嘛。

shajjskssisisjsjsjsjsjssjsjsjsjs

此书从文化史学的立场出发，详细考察了日藏汉籍善本的版本状态、保存机构、传递轨迹、识文记事、早期日本相关文献的记载，以及汉籍文化融入日本社会生活的诸种事项。它以最基本的文本事实，论证了中日之间两千余年的文化联系，并且为东亚文化研究和“日本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证文本基础，也为我国古籍版本目录学在“汉籍世界传播”的层面上提供了相当丰厚的基础性材料并提升了相应的学科研究理念。它在“综合研究”的层面上显示了中国文化以“汉字”为基础，以“汉籍”为载体对日本文

化与文明的生成与发展所提供的重大的与不可磨灭的价值意义。前人关于日藏汉籍的著作大约有十几种，其中作为经典的即是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和董康的《书舶庸谭》。杨氏著录汉籍善本236种、董康著录的汉籍不到200种，前者为本《书录》的3%弱，后者为2%。清代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设立“四库全书馆”编撰《四库全书总目》，该《总目》收入《四库全书》“著录”的典籍3,461种，作为“存目”收入的典籍为6,793种，合计共收书10,254种，凡330万字，耗时十多年得以修成，其著录量和写作量与本《书录》约略相等。本《书录》完全为著者一人之力在20余年中独力完成。（这里比较的是“工作量”，并不是说本书要与《四库》抗衡）

本书的著录中涉及到许多过去“目录学”中从未有的内容，其中融入了作者数十年从事日本文化研究与中日文化研究所取得的多项成果。从而揭示了域外汉籍在对象国流布的潜在的文化生命力，本《书录》致力于在“中日文化与文明的对话”中展现日本藏汉籍的文化价值。从而使本《书录》远远突破了传统“目录学”就书论书的局限。诚如评价所说，以开阔的学术视野，丰厚的学识积累，开拓了著录内容，从而把对日本藏汉籍的调查和著录在“跨文化”。

[illegible]

编辑崔文印先生写过三篇有关文章，其中主要的一篇书评《根深实遂膏沃光晔——读严绍璁教授〈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上。严著《书录》近四百万字，笔者一时还来不及通读，通过崔评可以知道一个大概，当时看了觉得很有收获；近来又读到沈津先生的书评《不能这样吹捧〈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博览群书》2008年第4期），眼球立刻为之吸引，也认真拜读了一遍。沈评一举彻底否定了崔评，同时严正地指出了严书存在若干问题，例如著录中将丛书零种与单刻本混为一谈、版本项交代不清、作者项不够正规以及不收丛书等等，分别举了一些例子，让人明白严书在奉行版本学规范方面有若干不足。严书如果再版，自当吸收其中正确的意见。在书评中指出所评之书的毛病，是很常见的事情，如果说得对，对于读者当然是大有帮助的，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一书即为经典的范例。沈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直截了当地将《书录》的作者和责编斥为“外行”，初读之下即大为震动。学术界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痛快淋漓、针锋相对的文章，于是又细读了一遍，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想甚多，版本的基本情况自然以原书为依据，如果记录得正确，总归是一样的。严著《书录》参考过大量的前人著作，书末已有说明（详见全书之末的附录之四：《书录》编著参考书目），而限于本书的体例，不可能在行文中逐一出注，这同抄袭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为他人订正错误当然很好，讲对了有功于士林，不仅作者得益而已。

沈评给严著的最后判词是：“《书录》的真正价值，只是告诉国内的学者、研究者：日本如今所藏的部分中国珍本古籍有哪些，收藏在何处，而且编著者将极小一部分的珍本，利用他所获得的日方出版的图书资料，或整段地抄录，或利用日方的著录予以汇集。如果日方没有信息可以抄录，那你也就无法从这本书中得到什么。在现今，要想知道日本收藏的部分汉籍也只能靠它了”；“外行人做内行人事，难免错误多多”。照这么说，严书全是抄来的，而且竟然抄出错误多多。换言之，事情是由一个外行来写《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这样的大书，又由另一个外行来编辑并大肆吹捧。那不完全是胡闹吗，但“现今只能靠它了”。这无异于一份死刑缓期执行的判决书。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即使撰写中、出版前请几位肯慷慨出山救苦救难或毛遂自荐一展身手的版本学界的编目、鉴定高手来把关，又有什么用？莫非他们有什么特异功能，几个穴位点一点就能起死回生？

事实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不能单用传统版本学目录学的标准来衡量和判决。

乐黛云先生2007年11月在关于严著《书录》的学术座谈会上发言，其中指出：这部书的价值应该更充分地挖掘，它绝对不只是一个文献整理，也不光是一个目录学著作，实际上最根本的，对我们当前最有用的是一个文化关系的研究史……这部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这个成果决不光是文献或目录学的，它是关于社会学、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都在他写书的过程中决定取舍，哪些详，哪些略，肯定都是有关系的。我们要看到绍盪所以能做出这部书来，首先是他有一个开阔的胸襟，他能够看到日本政治、文化发展的总体情况。

[illegible]

[illegible]

书评